

卷二十七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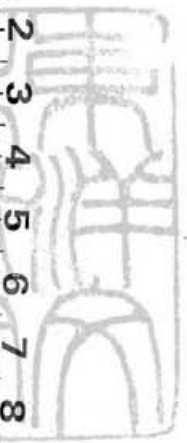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五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

五臣作平字

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五臣作洛字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且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四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五言

顏延年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

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善
日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
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
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
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

集曰時年
三十二

改服飭

勅

徙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字

向曰

改服改

復艱難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
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儼戎車首路毛詩曰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
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

山 翰曰楫棹秣粟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善
曰阮籍詠懷詩曰朱鬣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

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
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間 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善曰漢書前登陽城路日夕
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望三川

銑曰陽城縣名三川河洛伊即洛陽也善曰漢
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

郡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

銑曰闊猶無也在昔晉亂期
運輟息無聖賢經聖善曰

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寶命
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

歲伊澱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向曰伊澱皆水名由時亂故
津濟斷絕臺館盡毀故無尺

椽 善曰伊澱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宮陛多
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巢穴城闕生雲煙 荒蕪如此 王猷外八表嗟行方暮年

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
苦辛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

書令箴曰補我衮闕闡我王猷毛 陰風振涼野飛雲 善本
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

瞽 窮天 濟曰瞽亂窮終也謂終歲之天時善曰陸機
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

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臨塗未及引
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置酒慘無言

鏡曰引發也

善曰引猶

隱憫

眉徒御悲威

遲良馬煩

向曰隱憫憂歎

良馬煩

遊役去芳時

歸來屢祖誓

祖誓失期也言我以水

馬煩

遊役去芳時

歸來屢祖誓

祖誓失期也

言我以水

蓬心既已矣

飛薄殊

亦然而猶

蓬之性非自

直達復為飄迫

亦然而猶

蓬之性非自

直達復為飄迫

傷之辭也

夫郭象曰

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

吁嗟此轉

蓬居世

亦然之

亦然而猶

亦然而猶

蓬之性非自

直達復為飄迫

傷之辭也

夫郭象曰

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

吁嗟此轉

蓬居世

亦然之

亦然而猶

亦然而猶

蓬之性非自

直達復為飄迫

傷之辭也

夫郭象曰

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

吁嗟此轉

蓬居世

亦然之

亦然而猶

亦然而猶

蓬之性非自

直達復為飄迫

傷之辭也

夫郭象曰

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

吁嗟此轉

蓬居世

亦然之

亦然而猶

亦然而猶

蓬之性非自

直達復為飄迫

傷之辭也

夫郭象曰

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

吁嗟此轉

蓬居世

亦然之

亦然而猶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良曰自

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然軌路長

憔悴征戍勤

眇然遠

兒軌車跡也

征行

顏色憔悴

左氏傳曰

眇然軌路長

憔悴征戍勤

眇然遠

兒軌車跡也

征行

顏色憔悴

左氏傳曰

振策睠東路

傾側不及群

向曰昔邁

謂前北使

時在北伐

翰曰言

雖揚鞭視

歸路而欲

疾然道路

險阻不能

前及其

容不

息徒

顧將

夕極望

梁陳分

濟曰徒徒

侶也

梁陳二國

名

容不

息徒

秀才詩曰

息徒

蘭圃

陸機

故國多

喬木

空城

凝寒

雲

良曰

故國

謂梁城也

喬木知

舊都

立隴

填郭

郭銘誌

滅無

文木

石

論衡曰

觀喬木

幽闔

黍苗

延高墳

鏡曰謂

遭晉亂

也墳基

毀撤銘

誌遺失

論衡曰

觀喬木

知舊都

善曰說文

曰惟

彼雍門

子吁嗟

孟嘗君

愚賤

同埋

滅尊貴

善曰說文

曰惟

彼雍門

誰獨聞

良曰雍門

周見孟

賞君曰

臣竊悲

千秋萬

歲後墳

誰獨聞

良曰雍門

周見孟

賞君曰

誰獨聞

良曰雍門

周見孟

賞君曰

臣竊悲

千秋萬

歲後墳

誰獨聞

良曰雍門

周見孟

賞君曰

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勢翰曰曷何殷深也善不消滅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勢翰曰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五言齊

為始安太守徵為侍郎與湘州刺史張邵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

王曰江漢雖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

三湘淪洞庭七澤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

藹荆牧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陵號見其一藹草盛兒荆亦楚也牧則陶牧也名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

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波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

郊外經塗延舊軌登闈人訪川陸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闈

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闈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

豫章行曰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善曰陸機答張士然

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卿國也地險却倚雲夢已見上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林前瞻京臺固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善曰尚書曰荆

州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

檣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荆

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清象云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於

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向曰霽氣也霽雨止也曾暉日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善曰說文曰霽亦氣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氣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淒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銑曰遠風謂爾雅曰澳隈也

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善曰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飈自遠集楚辭曰漣漣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萬古陳徃還百代勞起伏向曰徃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善曰起伏即俯伏也

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德獨流於吉善之士也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

請從上世人歸來執桑竹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執種也善曰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執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善曰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荆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且入蘆洲銑曰南陵地名蘆洲洲名善曰宜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

晉所渡容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

江賦曰駭瀾浪而相礪言客行既崩波猶奔波也善曰

憐鱗鱗夕雲起獵獵晚善本作風適疾由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翰曰早路早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騰沙鬱然若黃霧也翻騰沙鬱疾也善曰廣雅曰適急也

鷗浪有似白鷗鳥也善曰鷗水鳥也登艦眺淮甸掩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騰沙鬱疾也善曰廣雅曰適急也

泣望荆流銑曰艦檣軸也眺視也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頭刺

權處也楚辭曰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向曰絕極也

長大息而掩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善曰絕猶盡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翰曰倏忽俄頃也際悲思已舍於心若經三秋也此皆言復臨

海王善曰兼猶三也毛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向曰

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善曰周易曰不出戶誰令之古節自

責已離親遠游之悲善曰周易曰不出戶誰令之古節自

延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之古節

延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之古節

延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之古節

貽此越鄉憂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貴已之詞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五言善曰鄴善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來歸流東北驚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善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

旅思倦搖搖揚雜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孤游昔已屢翰曰末長也搖搖不定兒屢數也善曰毛詩

既權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濟曰滄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

揚惓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揚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

良知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向曰囂喧也至此乃與塵

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銑曰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

子始不修德家富三倍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

未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犬豕不擇食故肥

而死無幾被誅也眺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

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

之逢禍必矣暮年答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一首五言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向曰亘長也合沓高良善曰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

遂積聚而合杳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
日杳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隱淪既已託

靈異居善本作然悽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

二日隱淪海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濟曰屬及迴曲也

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交藤荒且蔓居枝聳

復依向曰穆長聳舉也獨鶴方朝唳饑飈此夜啼

銑曰方當也鼯鼠名啼鳴也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泄雲

已漫漫夕善本作雨亦淒淒向曰泄猶針也漫漫雲布兒

峻高以蔽日月常翳楚辭曰山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

蹊翰曰言我此行蹊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

徑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緣源殊未極歸徑鳥如

迷良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窅深也要欲追竒趣即此陵丹

梯濟曰要約也竒趣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日暮春春服美

游駕陵丹梯外嶠巖小魯登巒且帳齊謝皇恩竟已矣茲

理席善本作無睽鏡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

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良日休沐謂休假休

言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溥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游弟從告思閑願罷歸翰曰薄游薄宦弟且也從告休

日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平薄遊於朝乎漢書蘇林曰弟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

乞骸骨罷歸 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濟曰司馬相如

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邛都亭而相如工於

文章歌賦以自樂也許劭字子將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

表紹豪俠休濮陽令車騎甚衆入郡界曰吾與服豈使許

子將見之遂以單騎歸家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

乃非表紹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

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

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擘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

曹同郡表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 灞池不可別

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灞池不可別

伊川難重遠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

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 汀葭稍

中記曰灞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 汀葭稍

靡靡江葵他復依依 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葵皆水草名

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田鶴遠相叫沙鴉保

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向曰鶴水鳥 翰曰表

乘樂府詩曰美人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濟曰征行徒

在雲端表猶外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但也鄉淚望

鄉之淚 善曰古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良曰賴此盈

詩曰淚下沾衣裳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罇酒含光景

而望芳菲之節猶得解其鄉思 善曰葛康秀才問我勞

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 問我勞

歸家貧素與臨

而相如工於

吾與服豈使許

而車騎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之各也又韋賢

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

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邛都亭而相如工於

文章歌賦以自樂也許劭字子將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

表紹豪俠休濮陽令車騎甚衆入郡界曰吾與服豈使許

子將見之遂以單騎歸家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

乃非表紹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

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

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擘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

曹同郡表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 灞池不可別

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灞池不可別

伊川難重遠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

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 汀葭稍

中記曰灞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 汀葭稍

靡靡江葵他復依依 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葵皆水草名

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田鶴遠相叫沙鴉保

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向曰鶴水鳥 翰曰表

乘樂府詩曰美人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濟曰征行徒

在雲端表猶外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但也鄉淚望

鄉之淚 善曰古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良曰賴此盈

詩曰淚下沾衣裳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罇酒含光景

而望芳菲之節猶得解其鄉思 善曰葛康秀才問我勞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五言 濟曰三山山名 京邑謂丹陽 善曰山

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良曰踰登山望丹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也善曰王粲七哀

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麗飛甍參差

皆可見銑曰甍屋簷也參差連絕兒善曰吳都賦曰飛甍參差

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暄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

滯淫懷哉罷歡宴向曰優蓋英華也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故罷歡宴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

日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佳期悵何許

淚下如流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

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軫善本不變情有望鄉

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鬢黑也詩云鬢髮如雲纈黑也纈鬢同義善曰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纈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鬢黑髮也纈與鬢同

京路夜發一首五言 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敬也徂往也兩車也善曰枚乘七

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濟廣雅曰曉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

星正寥落晨光復泱烏滂莫蕩反翰曰寥落稀疎兒泱滂不明兒善曰寥落星稀之

貌也字書曰泱滂不明之貌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良曰團露垂兒善曰毛詩曰野

有蔓草零故鄉邈已奠山川脩且廣濟曰奠遠脩長也善曰班固燕山銘曰

奠其邈兮且地界陸機赴洛詩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

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

勅躬每跼 躅 瞻恩唯震蕩

身也跼躅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

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

懷人鮑照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約命史曰勅躬未

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楚辭

曰心怵惕 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而震蕩 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善曰陸機贈弟詩曰

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鞅也又

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

望荆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良曰淹時校建平王 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濟曰奉義慕義也 善曰沈約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

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南關繞桐栢西岳 善本作 出魯陽 統曰南關謂所居之南

有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謂西有山魯陽縣名 善曰尚書曰導淮

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日懸清光悲風繞 善本作 重林雲霞肅川漲 向曰言秋暮

翰曰肅清明息漲水也 善曰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乎

風說文曰橈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

漲漲水大 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濟曰歲晏喻年老君

之貌也 老故落淚也 善曰古詩曰淚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

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一聞苦寒奏載 善本作 使豔歌

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 傷 則使美豔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善曰

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

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且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立希範

向日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赤亭已見謝靈運春儲詩

權

歌發中流鳴鞀響杳嶂

善本作障字鞀小鼓也杳嶂重山也善

日馬融廣成頌曰發擢歌縱水謳字村童忽相聚野老時

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峻良曰詭怪幽奇也嶄絕峻兒善曰張衡七辯曰

蹊路詭怪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滕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信是末幽栖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豈徒暫清曠

方山詩曰資此末幽栖又田南時曰坐嘯昔有委卧治令

善本作可尚濟曰後漢岑暉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

今字成瑨但坐嘯漢武使汲黯卧聖淮陽遲言坐嘯之事昔人

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善曰坐嘯卧治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良曰約為東陽太守

夙齡愛遠壑晚洩見奇山

善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洩謂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白雲在天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有登廬山絕頂詩毛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善曰歸海已見野棠

向日漫漫平流兒濺濺流急兒

善曰歸海已見

野棠

開未落山櫻發欲然翰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志歸屬

蘭杜懷祿寄芳荃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志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善曰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三秀徘徊望九仙良曰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言我終當顧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

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

法九仙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五言銑

郡名京邑丹陽郡也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折江

沈休文

春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善曰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

冬春千仞寫停善本作喬字樹百丈見游鱗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

言高也喬高鱗魚也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

滄浪平有時濁清濟涸無津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夏禹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

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賈逵國

語注曰涸竭也字書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濟曰斯謂此水磷磷

水中石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乘流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

巾善本作布衣字願以潺湲沫善本作水字霑君纓上塵良曰紛吾約

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囂濁穢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善曰囂滓謂去京師囂

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雜子曰潺湲水流貌也楚詞曰滄浪之水清

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

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此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

善本作開字

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

師向日謂曹公神武必不勞師旅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

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翰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

善曰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

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咫尺

一舉滅獯虜再舉

服羌夷

濟曰獯虜羌夷皆遠蕃名善曰漢書曰獯鬻虛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

西收

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善

陳賞越立山酒肉踰川坻

鏡曰陳布越過也立山如拾遺

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軍中

多飲饒人馬皆溢肥

向曰飲厭饒餘也善曰杜預字人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良曰徒步乘騎也善曰論語

不可徒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

善本作善字

飛

善曰虞立壽王

願獲無違

濟曰鄴魏都也獲盡也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畫善本作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銑曰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為犧也日雞其憚為人用也乎人異於是晉公子謂秦伯曰重耳之事君

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君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粲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

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

善曰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于餘相公子賦黍苗子徐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霈

若膏雨之潤良苗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善本無不能效沮溺

相隨把鋤犁向曰伊尹負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

鈍繁自謙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簡子使

聘夫子夫子及河開鳴犢與竇犢之見殺乃迴車而旋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謂夫子

詩也繁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若以繁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善曰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

及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也迴輿而趣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

居仲宜欲厲節而求仕有非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王司告以詳

刑之事厲嚴也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

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向

我君曹公也桓桓武兒東南征謂征孫權善曰穀梁傳曰華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

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銑曰被徧汎汎征遯彼東南汎舟于河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善本作情拊

爾語曰泰汎舟于河汎汎征遯彼東南汎舟于河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善本作情拊

衿倚舟楫眷眷思鄴城向曰時繁從軍善曰漢書公孫

檣韓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翰曰詩云我徂東山

眷眷懷歸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繁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

聲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涵涵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蒙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螳冢也鄭玄曰鸛水鳥

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類切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字寧得惘常寧安也善曰

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昔人從公且一徂輒三齡鏡曰詩

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東征三年而歸齡年徂往也善曰

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今我神武師善本

往必速平奔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鏡曰神武謂曹公也

睦親戚也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

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

猜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向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

也彼君子兮夙夜自忼善曰廣雅曰性思逝若抽縈翰曰忼性歎息也

不素餐兮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復擊青犢

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孫卿子曰聞鼓擊而進聞金

聲而退言我將被羽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善

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

仲宜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

同也孫卿子曰聞鼓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濟曰謂孫權為方舟順廣川薄

暮未安坻史記曰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善曰白日半

西山桑梓有餘暉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

也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

日謂蟋征夫心兩善本作懷悽善本作愴令吾悲善曰禮

蟀也日謂蟋征夫心兩善本作懷悽善本作愴令吾悲善曰禮

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懷愉之心下舩登高防草露露我衣高防謂戍守之地善曰

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

告誰善曰楚辭曰居終期誰告告詩曰愁思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能念所私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翰曰即

也授命授君命也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善曰道

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道遙連舫踰萬艘帶甲千

萬人良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艘舫船名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

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

勳統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玉之名

可成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中恨我無時謀譬

諸具官臣濟曰祭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

與孔子對曰今由與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良曰漢光

求也可謂具臣矣武賜陳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

躬敬懼息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中微少畫策亦無能陳

設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許歷為

宇士一言猶善本作敗秦統曰趙奢將兵救韓軍士許歷

擊之大破秦軍完士猶凡士也善曰史記曰秦伐韓趙

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

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

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

歷曰請就鈇鎖之誅趙奢曰有後令耶鄴許歷請復諫曰

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

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

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我有素餐責誠愧伐

檀人素餐兮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善曰毛詩曰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雖無鉞刀用庶

幾奮薄身翰曰言我雖無鉞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

鉞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曰搨朽摩鈍鉞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兒善

靡靡中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善曰東觀漢記曰北

心搖搖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良曰榛叢由從也善曰高

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

樹鳴鸛鵠摩天游銚曰翟蒲葭葦皆水草名向日鸛鵠皆

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

譙郡界曠然消人憂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雞鳴達四

境黍稷盈原疇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善曰孟子

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用也館宅充鄽里士女善本作滿莊

字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鄽莊墟皆道也善曰韓詩

道也自非賢聖善本作國誰能享斯休善曰賢聖謂曹公

安國尚書傳詩人羨樂土雖客猶願留向曰詩云逝將去

謂有德之國也客祭自謂也願留願留於

郊廟

善曰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宋郊祀歌二首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賁威寶命嚴恭帝祖

濟曰賁敬威畏也寶命天命言天子

公曰嚴龔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

炳海表岱系唐曹楚炳明

良曰

也胃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

云系承也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

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歆城人靈監睿文民屬睿武

楚元王之後也歆城徐州之境靈神監察睿聖也善曰奄受敷錫宅中拓宇

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善曰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向曰敷大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

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敘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巨地稱皇罄天作主

善曰燕然山銘曰象其邈于巨地界曹植玄暢賦曰罄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沃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

太子師傳表曰陛下月竈來賓日際奉土

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善曰甘泉賦曰西陸月躔東震曰域服虔曰音窟兕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

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窟曹植玄暢賦曰組曰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

奉上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

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

正月上也禮交樂舉和之至也善曰張載元康頌曰

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

也至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

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皆有次序善曰周禮曰以官

府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樂命九官

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

官有牲全在滌有絜在俎向曰犧牲體完曰牲在滌謂在

也善曰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

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

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以薦善本薦王衷以荅神祐翰

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薦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揚賦曰受神人之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濟曰維繼帝天饗祭也善曰禮記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

祭祀之事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

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禮行宗祀

敬達郊禋銑曰禮行敬達謂備禮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

又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王文王於明堂

金枝

中樹廣樂四陳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

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陟配在京降德在民翰

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廣樂矣陟配在京降德在民翰

陟配在天武主能配行其道於鑄京言天子外祖考以配

天下以德及衆庶也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奔精照本

作昭夜高燎煬晨濟曰漢家以正月上辛祠其泉以昏時

字理奔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也言焚柴之煙達于晨也

善曰奔精流星也東京賦曰賜楹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

一餘同陰明淳燦沈祭詠深淪辰星為陰明淳燦謂其光

上浮也祭水也沈祭祭名深淪謂致誠信於水也淪深水

也善曰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淳燦而揚光

沈祭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

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

司農周禮注告成大報受釐元神良曰告其成功以報於

日祭祭名也

禍元大也。善曰禮記曰外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入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億。呂安鬻牒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曰：泉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向曰言天福之降下於國使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遙興遠駕，曜曜振振，翰曰興起也。賦曰：風詡詡其扶輪。天故云：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良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社頤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古辭。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也。名字磨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善曰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也，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

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行曲也。善曰鄴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畔

善本作草綿綿思遠道。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縣縣心不絕兒。善

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遠道不可思宿。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

善本作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賒

展轉不相見。善本作見。向曰昔夜也，展轉反側也。善曰字

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

為言

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己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善

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

言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書於絹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

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

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

君子行五言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摛

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節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凡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也取履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難明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五言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

昭昭素明月暉光獨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翰曰

也耿耿夜深長兒善曰毛微風吹闥闥羅帷自飄颺

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闥門也善曰毛攬衣曳長帶履下高堂東西安所

詩傳曰闥內門也

善曰毛

之徘徊以彷徨濟曰安何也徘徊彷徨皆時行不止春鳥

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

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銑曰穹蒼天也

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五言平調 良曰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

時之歎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

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

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 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善本作 向日晞乾也 善曰毛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翰曰為事當及少年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濟曰恐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銑曰言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善本作

大傳曰百川赴東海 善曰尚書

怨歌行一首五言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

班婕妤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初即位選

入後宮始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後趙

飛鸞寵盛婕妤失寵故者是篇也婕妤后

新裂齊紈素鮮善本作 絜如霜雪 翰曰紈素細綉出於齊

三服官李斐曰統素為冬服范子曰統素出裁成善本作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良曰昔喻盛美加之刻飾善曰出

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濟曰君愛幸有如此善曰蒼頡

常恐秋節至涼飈善本作奪炎熱銑曰懼寵之移善曰

至燭黃華葉衰炎熱氣也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向曰果見遺躑矣

樂府二首

短歌行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

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九樂府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魏武帝翰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

廉而為即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



帝善 同翰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善曰左氏傳曰俟譬如朝露去日苦

多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慨當以慷憂思

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銑曰慨慷歎也向曰杜康古

未知孰是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遊以遊博物志曰

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曰子

朔日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但為君

故沈吟至今善本無此二句 良曰君為呦呦鹿鳴食

野之苹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濟曰詩小雅也苹萍也鹿

食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故引是
詩也以結義於文之意無妨害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萃萍也鹿得萍草啣啣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明明如月
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萃蘋蕭也

何時可掇了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
之光誰能掇去向曰

中謂中心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越陌度阡枉用相

存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在曲也存問也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東更為客主長

門賦曰孔雀契闊談讌心念舊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
苦於談讌者念舊情也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

枝可依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
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之必至

亦如烏鵲匝樹求其可託之枝善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
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

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
武有慕此因為戒焉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
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賤人故能成其衆韓詩
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
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弟也成王叔父
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

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五言清調
曲有清調善曰謂因行遇寒而作也古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濟曰
艱難

也巍巍高兗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宜陟此山車輪為之
摧毀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

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也腸其
山盤紆如羊腸任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

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樹木何蕭索善本作
瑟字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善曰
毛詩

日雨雪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向日延頸猶延頷善
不延頸也 我心何怫佛鬱思欲一東歸良曰佛鬱憂志之兒
舉踵也 水深橋梁絕中道善本作路字 正徘徊迷惑失故
不陳東歸言 望舊鄉也 路善本有薄字 暮無所善本無所字 宿栖善曰揚雄琴情英曰 行行
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采善本作取字 薪斧冰持作糜向日
囊謂袋也薪謂柴也天寒水東故斫冰 悲彼東山詩悠悠
以作糜粥也 善曰莊子擔囊而趨 使我哀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
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 善注同

樂府二首

苦哉行善本作善哉行四言 銑曰謂山林之人
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
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向日薇草藥名可以食之 善曰毛
暮雷電歸何憂古 豔歌曰 谿谷多風霜露霑衣善曰說苑
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 覺露之 野雉群雉古豆 猴獲相追善曰毛詩曰 還望故鄉鬱

何壘壘翰曰壘壘山重兒善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
方人莫之知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
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
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存
兮君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良曰人之生若寄於世同朝

不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良曰人之生若寄於世同朝
何為也 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 今我不樂日
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善本作

善本作 月如馳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者但
歲字 月如馳為其日月之速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

歲字 月如馳為其日月之速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

樂日月湯湯傷中善本作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善本作

其除有似客游湯流兒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

忘憂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

聊媮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燕歌行七言濟曰燕地名此婦人思夫之意

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

言古辭起自此也化皆類此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善曰楚辭曰悲哉秋

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羣鸞善本作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善本多思善本作腸良曰憂思結於心腸善曰禮記曰仲秋

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善本又曰鴈雍雍而南遊善本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

方鏡曰慊慊心不足兒善曰鄭玄禮賤妾瑩瑩守空房

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篋切單也善曰羣善曰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向曰婦人自

單也古詩曰淚下霑衣裳善曰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翰曰援引也清商秋聲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濟曰星漢天河中央極也善曰古

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微詩曰夜如何善曰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河梁蘇曰牽

其夜未央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

復如此矣牽牛星何鼓星是也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

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

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五言

整篴引濟曰整篴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

使知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

保其天年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蕪林曰作筮篥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

尊顯也 中厨辨豐膳烹羊宰肥牛

良曰膳食烹煮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

今時美物曰珍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銑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善鼓

瑟慷慨猶激揚也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

陽阿奏奇

舞京洛出名謳

向曰漢成帝趙皇后屬陽阿公主家學舞者京洛之人皆善謳歌善曰漢書曰孝

成趙皇后及非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翰曰爵酒杯也庶羞眾味

也善曰漢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賓主故以此相酬

焉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祿胤

久要不可忘薄終

義所尤

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

成人矣列子曰或厚謙謙君子德聲折欲何求

向曰聲折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聲折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

善本作百年忽我

道生存 善本作華屋處零落歸山立

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

景日色也翰曰道猶疾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煒洞房占童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

先民誰不死知命復 善本作何憂

良曰

零落下歸山立毛萇詩傳曰道終也

善本作何憂先民

古人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名都篇

五言 銑曰名都郡縣臨淄之類也居
篇之首故以為各刺時人騎射之妙游
騎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善
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各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善本作且

鮮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

利劍有千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未至

弓捷鳴鏑善本有驅上彼善本無南山銑曰捷引也鳴鏑

曰司射措三挾一鄭玄曰擗捷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目
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

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善曰鄭餘巧未及展仰手接

飛鳶向曰接射也鳶鳴也善曰毛觀者咸稱善衆工歸

我妍翰曰咸皆工能妍美也歸來善本作宴平樂美酒斗

十千濟曰平樂觀名言酒美故膾鯉鵠充胎鰕炮善本作

鼈炙熊蹯音煩良曰鯉魚名也鴈雁也鰕魚名鰕腹有

炮鼈膾鯉蹯善頡解詰曰韓少汁雕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

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

韓古字通也左氏傳鳴嘯匹侶善本作列坐竟長筵濟

鳴嘯皆命呼也儔匹侶皆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向曰

輕迅兒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言多妙也善曰漢

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毆鞠也如淳曰域鞠害也郭

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踞戲鞠巨六白日西南馳光景

不可攀良曰攀留也言此者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濟

如雲之散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善曰棄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美女篇

五言 雖見徵求終不能屈善曰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西

音先協韻善本作問字向曰妖美閑麗也善曰說文曰閑

飛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翰曰柔條也冉舟動兒翻

翩飛貌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

也環

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濟曰釵頭施金爵故名之琅玕石而似玉善曰

釋名曰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良曰交絡

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所成碧

色珠也大秦國珍之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顧躬遺光彩長嘯氣若蘭

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善曰吐芬芳其若蘭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翰曰休止也善曰慎子曰毛廣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

襖祝曰懷秀女使不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

結重關

濟曰端闕也重關重門言結閉也善曰爾雅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

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

容華耀朝日誰不

希令顏

向曰希慕令善也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

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佳人

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者乎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

慕高義求賢良獨難君子非禮不苟合善曰楚辭曰聞

佳人兮

衆人徒

善本作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

召子

夜起長歎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善曰蘇武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五言 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銑曰羈轡也連翩馬馳兒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

金絡馬頭說文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向日幽并二地日羈絡頭也

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翰曰揚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

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善曰幽通賦曰宿昔秉良弓楛日流沙也

戶矢何參差濟曰秉執也楛矢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人

深家語孔子曰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月支射

估也言妙皆能摧破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絃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貫也那鄆淳藝經曰

馬射左邊為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銑曰猱後類三枚馬蹄二枚

蹄言馳騫也善曰凡物飛狡捷過猴後勇剽匹若豹螭迎前射之曰接猱後屬也

勅知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獸也螭猛獸也邊城多警急善曰螭猛獸也已見西都賓方言曰剽輕也

虜騎善本作數遷移翰曰謂匈奴逼邊也善曰羽檄從北胡虜字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災

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濟曰羽檄從北之書也厲策也

登高隄望寇也銑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

戎或云鮮卑蒼弇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向日端際父母胡篇曰峻侵也

旦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名在善本作壯士籍箋曰顧念也

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良曰捐弃也善
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土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王明君辭一首五言并序

石季倫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也善注同

王明君者本為善本作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善本作焉字

向曰昭君后妃之位也晉文帝諱昭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

諱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善本作君配

焉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

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翰曰烏孫國名其王使獻馬於漢願尚公

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焉琵琶樂名其送明君亦善本有必字爾也其造新

之善本無曲多哀怨之聲濟曰自是造為新樂曲也故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向曰我為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善曰漢書曰匈奴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銑曰訣別也前驅引路者抗舉

也旌旗類舉之引路則發行也善曰僕御涕流離轅馬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旌後乘抗旌

悲且鳴良曰流離涕流兒轅車轅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

詩曰轅馬哀鬱傷五內泣淚霑善本作珠纓善曰李陵詩

割無令五內傷沾纓行行日已遠遂造七匈奴城翰曰造

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日行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氏支名

向曰穹廬黈帳也閼氏單于后名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室音義曰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旃帳也閼氏如漢皇后

李陵答蘇武書曰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匈奴故對之慙驚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臯立殺身良不易為復系若躡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默默以苟生濟曰默默隱忍兒苟且也善曰曹子建三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翰曰盈滿曰善曰楚辭曰蓄憤鬱蔡琰詩曰心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翰曰假借遐

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也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飛鴻不我顧佇

日毛詩曰竹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善曰漢書張禹曰有愛女也揚光輝過時而不來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文選卷第二十七 終